

書



魯文恪公文集卷之九

竟陵魯鐸撰之著

京山李維楨本寧校

誌銘

山東按察司副使沈公墓誌銘

公諱鍾字仲律姓沈氏其先長洲甫里人國史端木  
孝思謂沈自既濟傳師父子顯于唐遠宋多聞人譜  
逸今莫能詳高祖興宗曾祖以成祖孟新以人材徵  
不就洪武中徙關右實京師始占籍上元笑原本敦



德循理以公貴贈禮部主事母舒氏封太夫人公昆  
弟凡五人兄盤長山知縣洎錫爵皆出前母母弟鑑  
兵部主事公生岐嶽絕羣童時得長山君題紙於棘  
院見星有好風好雨卽悟天道當究從雲間夏公正  
夫學閱所爲文竄訂數言喜爲作吳語曰是卽文矣  
爲諸生應天惟堂鼓鳴乃一出舍古聖賢書諸史無  
不讀者所業不苟狗舉子時好天順庚辰登進士會  
選科道不赴曰恐吾言未足利天下授驗封主事請  
便母養改南主事司扁所齊曰思古日劬書其中倭

人入貢嘗奉入市物公給券至無敢登岸署司  
儀制值

萬壽聖節六卿例一人表表賀用章表表表公爲禮部  
侍郎有所執論莫肯行同官無可否者公從容一言  
卽爲趣裝崔莊敏公爲家宰時知公名欲見之屢使  
從公借書公檢付而已卒未嘗往見益重公公道誼  
友有若章公懋羅公倫者凡九人故時有十君子之  
號陞山西僉事提學莊敏實薦之內艱起仍舊秩除  
湖廣理刑秩滿遂擢副使提學尋以山東學政不舉



特改公往歲餘上書乞休致不許。因號休養以見志。書再上乃得報。即日南歸。年五十七。家宰致仕尹公出餞。贈有平生負正氣之句。既至上元。以其子寶迎。居江夏。公坦易不事表襮。心不留毫髮。私家之有無不省。孝友。天至官貴入必跪進。太安人不寘私篋。弟未舉時。朔望謁文廟。必徒行赴部。而以所乘馬送之。長山君有二子不能養。日三餽食。逮終其身。仕餘三十年。無所干謁。西涯李公嘗謂今之不識相門者。公一人耳。直道性成。至接人則和氣藹然。聞人

道不異。雖不解飲酒。燕會未嘗不終。提學三省。身教大行。故一時多實材。所至詩成輒大書。迨勁盈咫尺。壁無傾斜。在江夏居閒校古今名集。時有批評。客至語世務。憂形於色。忌辰齋祭老。猶號泣如嬰兒。初娶同里趙氏。贈安人。繼建安徐氏。封安人。父盛爲戶部員外郎。今夫人嘉禾周氏。願菴先生希節女。三男子皆周出。長卽寶。甥於楚靖王。爲宗人府儀賓。次賁。舉人次貢。猶未第。女一人。前南京錦衣指揮黃琳壻也。孫男子五人。時登時益。時正時望。時瑩。公素不病。



晚益健。戊寅三月下旬，覺少憊。又數日起坐北牖，誨子姓語如平生。既又改正諸孫名曰：吾事畢矣。反席語寤寐中。寶問何云？答曰：用行舍藏。朱子引用謝氏說，非是有頃。忽曰：吳匏菴在外舍，寶究所謂曰：吳已過世人神遊江湖。陳玉汝亦在頃，復若詠詩狀寶因誦山東餞贈句，卽曰：此尹老之作。寶方卒，誦公已含笑瞑矣。是爲正德十三年四月十日也。江夏沈世昌徐燁者，公門生也。時在南雍，是日卓午，聞同舍生謂公歸老，故廬行李升岸矣。一生亟走候之，無有也。蓋

公自少篤志誠身之學，故雖垂絕心，猶在理道。旣歿而靈爽不遽散，其故里如或見之，誠之不可揜如此。匏翁公道德莫逆，所謂神遊者，其相與爲侶與？昔柳子文人耳，死猶有神，况公等乎哉？公生正統丙辰六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三。所著文有思古齋集詩，有晉陽楚遊等集，門生李叅政天賦復併刻之。總謂之休翁集云。寶等將以公卒之年十二月十七日葬公江夏中洲九山之陽，以公門生徐知府用礪所述狀來乞銘，鐸憶偕計時幸獲識公，辱公知厚，舊矣。故



不得以不文辭銘曰。沈有顯人。唐宋寔繁。中吳之  
裔。施於上元。具區淵滄。鍾陵蟠結。發精降神。爰生賢  
哲。猗與休翁。罔擬其倫。安所求之。曰惟古人。孝友臚  
肫。恩至禮盡。孔門高蹤。躡於閔曾。儒者之道。務達當  
世。稽于漢廷。仲舒其似。直道正氣。接人則和。方之明  
道。人其謂何。孰謂相門。蓄眼未識。曰劉元城。繫其比  
跡。安定之徒。不問可知。南北名卿。謂公我師。詩發豪  
邁。椽翰大書。出世之懷。洛中堯夫。宜公獨樂。乃恒憂  
世。謂杜祈公。無乃是。乘化堂堂。其從諸公。神遊有

丘。侶莫逆。匏翁九山之陽。是惟中洲。山水清勝。爲公之

東泉居士廖公墓誌銘

公諱添祉。字元徵。李唐初。其遠祖伯三郎者。自秦和  
避亂南嶽之南。遂世爲衡陽人。由唐迄趙。宋其闢有  
諱。知遠者。嘗爲招討使。號梅軒者。爲判官。自餘仕版  
世有其人。葬域土田。舊在東荆。去城可百里。其地有  
糧積而焦者。是其兵燬之先廩廩也。入

國朝。曾祖嗣華。祖志英。皆有隱德。伯祖瓚。領永樂十



三年鄉薦。公生而敏慧，強記幼善屬文。兄添振，蚤世。遂服家政，廢舉子業。然志以中正自持，雖細行不苟。舉止未嘗少懈，與人有容，忤之不遽形言面。至聞人論事理有關是非，必辯之，不從必反覆折之，無假貸。人謂公和而不流，不吝改過失。嘗困於酒，題詩壁間以自警。終其身不貳。父病累年，朝夕必在側，湯藥不經營不進。又擇僕之馴順者，給使令。父卒，僕因盜貨器逃去。公曰：「此兒常善事吾親，勿追也。」居喪盡禮，諸凡喪具塋墓，皆極誠信。兄子生五歲而孤，撫之至愛。

室而愛不衰。族人數待公無禮，訖無校也。水有雙淫者，病涉公，倡爲橋而屋其上，往來便之。嫉惡好善，不失所性。性尤喜施予，見人若饑寒，輒顰蹙若在其躬。必分布粟賑之。晚嗜山水，別業在東泉，距東荆三里。許地皆多勝，築舍起亭榭，其間時往來吟咏徜徉，以自樂。因號東泉居士。公以壯志未果，遂故教子取於必成，不知計所費也。弘治辛酉，子珊湖廣鄉試第一。戊辰舉進士，除行人司行人。進司副，嘗因使事，得便道省公。且及公壽辰，持諸縉紳詩歌以侑觴，公樂甚。



感激謂珊曰爾書生至銜

命遇臨桑梓以賁於我。復多致名言相及。父子榮慶。此何自自我。

聖天子之恩。予田野人。何以得此。汝其終世。勉圖報稱。珊受命惟謹。正德壬申歲除夕。以疾終。享年六十有七。生正統丙寅之七月二十六日也。公娶曾氏。前鄉進士保寧推官璣之妹。繼張氏。胡氏。子男四。長卽珊。次珙。邑庠生。次瑜。并女一。皆曾出。次瑗。胡出。孫男四。正价。正僑。餘幼。孫女四。珊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

東荆坪之原。自爲狀。介其僚友范以載。吳子膺中書舍人史道存。詣予請銘。嗚呼。如公者。尚可使無傳乎。銘曰。代有間人。顯隱不異。粵紹隱德。無乎不類。教子後昆。有方曰義。乃紹厥顯。實行我志。維述有光。維作有懿。銘於所歸。以詔千祀。

封淑人劉母王氏墓誌銘

淑人諱玉。姓王氏。故中大夫光祿卿劉翁之妻。今大宗伯樂忘公之繼母。以正德戊辰三月五日卒。將葬。合大夫翁之壙。宗伯公以鑑。從弟子之後。嘗與聞淑



人之懿也。授翟編修仲鳴所述狀，使爲之銘，以微陋辭，不獲。謹按狀：淑人，世爲山後人，永樂間，其祖率衆內屬，得錫姓，歸然爲望族。淑人生而秀慧異常，善女紅，中饋方幼，有知相者見之，曰：「此文蚤貴，當享成福，至老如一日，莫與比者。」性謹密，祇一弟，幼弱，教之有兄道焉。鍾愛於母氏，凡服御、食飲，必勉致精好，嘗曰：「玉也，福人宜不任疏惡，勿傷其意也。」始大夫翁爲光祿少卿時，失耦，淑人方笄，以昌黎張通政文質執伐聘焉。旣歸，繼劉室，時相祀事，綜內政，若素習者。娣姒敬從，子姪以下，凡幾室，雖垂白者，亦執婦事，無前却。旣而公進光祿卿，成化壬辰，以三載績陟階，淑人遂受

誥封。未幾，從翁左遷遼東苑馬卿，娣姒爲有難色，淑人安焉。甲午，翁卒於官，淑人殷田痛疾，奉公柩歸京，師事喪葬如禮。時宗伯公方業舉有名，淑人曰：「汝父以直道齟齬，有未終之志，庶幾於汝乎取之。」亦以爲榮於未亡也。宗伯公受命唯謹，丁酉，領順天鄉薦，明年登進士，官翰林，歷學士，至今官餘三十年，譽望功



業日盛淑人受祿養福履亨祿每見宗伯公偕諸弟  
上堂輒喜曰吾足以告汝父地下矣弘治癸亥病痰  
劇亟藥小愈終痿久不去牀席一日呼宗伯公長少  
具至曰我生而席蔭始作婦便服三品冠帔立見若  
屬華要未嘗一日不享大官之入今年幾七十孫子  
滿眼人所難期者吾兼有之死無恨矣將附吾身者  
其亟治之尋卒淑人生正統壬戌六月二十四日距  
卒享年六十有七考諱友寬河衛指揮同知贈昭勇  
將軍妣祁氏封淑人子男四人長機卽宗伯公次相

順天府醫學正科次棧侯門訓導次木增廣生先卒  
女一適錦衣衛指揮僉事王壽亦卒棧木淑人出也  
孫男十人長燧蚤卒次燧燧燧燧燧燧燧燧燧燧燧燧  
長適留守後衛指揮使李洪次適天文生延忠次適  
翰林編修翟鑾卽仲鳴次適天文敘儒士次許聘留  
守中衛指揮僉事薛承裕餘在室曾孫男女各一葬  
以四月十八日墓在都城東之安德鄉銘曰內子之  
身亦大厥受方筭而歸乃若固有孰遺軼軻爰及遐  
荒鞞鞞冠帔安如故常先志攸終徽於八座曰及黃



泉足相慰。賀肅肅淑人丈夫。器識福履維終。寔宜繫得安德之鄉。都城之東。粵千萬年。從大夫官。

恒庵黎先生夫婦墓誌銘

恒庵黎先生。葬既三十有一年。其配楊氏宜人。卒仲子鄉貢進士。與將謀祔葬。遣告刑部員外郎周時敏。於京師。求爲狀。併紀其實。將以乞銘於予。蓋先生捐館。與生纔七年。未備事故。今告時敏者。辭甚哀也。使持狀。且攝與辭。抵余。以請鐸於與爲友。又素慕先生。與宜人之懿。故無說以辭。時正德改元。被命使南交。

未暇爲也。戊辰。與猶未去喪。以其子遵義當會試禮部。憐其少。携之以來。且復請於予。曰。與既葬。母氏於先人墓側。兩塚之間。礱石可監。幸執事其終。銘之余。愧謝。謹按狀。先生姓黎。諱永明。字光亨。五世祖安政。仕元。爲湖廣行省平章。遂世爲京山人。高祖諱文旺。曾祖興福。祖添壽。皆潛德弗售。考諱璜。封戶部員外郎。母田氏。封太宜人。先生生而剛毅精敏。兼人讀書。過目輒盡。得其旨要。論議出必屈服。其儕輩景泰庚午。湖廣鄉薦。名在第七甲。戊戌。登進士。授戶部主事。陞



貧外郎郎中。日益有名。擢守順德府。臨事嚴公。吏民莫敢欺。至稱神明焉。剏清風樓於府治前。自書扁其上。至于今。望之猶可想見其人。嘗有中貴人過所治。頗恣橫於民。先生杖之。家人以禍爲憂。先生曰。吾知爲吾民。他非所計也。竟坐此貶。夔州府同知。當道知公名。多委任之。孝友天成。貧外公性嚴甚。自少事之。無不當其意者。官次俸給。不先贖致。不敢輒用。貧外公卒。廬於墓。哀毀屢危。在喪時。太宜人。在堂。得使歸。皆瀕行。悲泣累日。不能去。留宜人侍養。食口日菘兒。

弟有欲分異者。先生聞之。聲傳八使。拓舊廬爲同居。計既謝事。生理作業。終無所問。長於詩文。所著有三。餘雜纂。人多傳誦。易簣之日。語不他及。惟以不克終。養太宜人。與教其子。爲恨。屬之宜人。惓惓焉。宜人出大姓。幼貞淑。女紅中饋。皆極精巧。歸黎民。盡婦道。先生性嚴急。能濟以柔緩。故家人咸宜之。從先生官京師。織紉無異荆布。先生遇鄉人。特厚。往來饋遺。實取給焉。其事太宜人。曲盡愛敬。衣服飲食。必手製以進。至老不衰。太宜人卒。治喪葬。竭力事事。不令姊姒分。



治蓋欲終先生志也。族有貧者，潛給之。嘗曰：親戚當  
共有無，況貧者乎？先生沒三十餘年，宜人理家政如  
一日。課耕稼，躬紡績，以給服食。教其子力學，期於不  
墮先業。每至夜分不寢，故家用優裕，而子用成立也。  
長子爽，性淳雅，補郡庠生。先宜人卒，次卽爽，博學多  
才，藝弘治乙卯鄉試第六人，女二，義官李介，庠生周  
寅，婿也。孫男六人，遵義、遵道、遵路、遵教、遵化、遵業，遵  
義正德丁卯薦書錄之首簡。孫女二，先生生宣德戊  
申三月二十七日卒於成化甲午十月十四日乙未。

冬某月日，葬白雲窩之原，從先塋也。宜人先先生二  
年，弘治乙丑十二月十七日卒，其祔葬則丁卯十二  
月九日也。夫以先生之才之行，既於世有述，位與壽  
雖非其所不足恨也。宜人獨壽考，婦道母儀兼舉，盡  
善。先生未畢之志，皆於宜人乎取之。天道若亦有乘  
除也。銘曰：嗚呼！此恒庵先生與楊宜人之所藏也。先  
生之撰，嫠彼熟，輒德實用剛也。獨行寡逢，位因于崇。  
靡德之傷也。名則孔熾，稱於沒世。何脩短之商也。厥  
貽有謀，天壽好述。乃作之襄也。孝思攸屬，世德攸續。



宜孫系之昌也。我銘在阡，繫千萬年。維此白雲之鄉，  
也。封太孺人朱母劉氏墓誌銘。

太孺人姓劉氏，贈監察御史節菴朱公之配。今雲南  
按察副使袞之母也。世爲零陵官族，父諱儁，克爽任  
義，贏貲賄以能去俗習，重於州閭。太孺人夙稔其教，  
婉婉持女，誠性質貞淑，蚤孳於戚黨。初節菴嘗娶劉  
氏，旣薦於鄉，以文行稱高，劉卒而難其繼也。故太孺  
人歸焉，時厥考杏逸翁母黃夫人方無恙。太孺人事

之備舅姑之宜，用能得其歡心。節菴試禮部不第，去  
游太學，再試復不第，歸則呱呱于袞，五葦矣。能久不  
爲滌滄慮，實惟太孺人之毗。而太孺人固亦無恙。杏  
也。是後杏逸翁黃夫人漸老，節菴雖重違左右，而志  
在顯揚。試期近，必以色養屬太孺人。如是又二往返，  
終不第。太孺人曰：君平生種學名，能文章，人擬君取  
進士，如拾芥。今數不利，命也。命君其奈何？遭杏逸翁  
喪，旣喪事而節菴遂病，病再葦。太孺人侍藥如一日，  
竟不起。當是時，黃夫人益老，憊無從與太孺人相持。



倪仰視訖無聊賴雖名具孫子家猶未志學表適在  
抱太孺人給事育以能致安懷甫去喪而黃復棄養  
拮据營度卒合喪葬禮如節菴之素旣乃殫心畢力  
誨厥子每日乃公齋志目今其當未暝吾將爲於若  
屬醉之弘治戊午家領鄉薦書名在第二壬戌舉進  
士選改翰林庶吉士知名卒如節菴志家爲監察御  
史太孺人曰執法汝職也第無太峻憂我逆瑾旣肆  
名士多逮禍家坐忤外遷太孺人曰兒固當有是是  
不爲吾憂自丞縣歷宰起爲考功郎太孺人皆在養

家所至舉職有聲太孺人稱可不可猶教誠有加至  
副憲雲南則曰吾乃今不能汝俱汝其往殉簡書無  
吾以也正德丁丑七月二十七日以疾卒於家家匍  
匐萬里歸卜旣得地將以巳卯孟春葬太孺人零陵  
西南七十亭咸陽里中使二人持狀北走四十日而  
至且攝辭曰不肖孤家自計知吾母最悉惟執事敢  
以銘乞惟凡書題能終勞知厚不益慰泉壤乎鐸與  
副使君同舉進士入讀書翰林實道義相許與已復  
比邸以居時太孺人被錫命受養甚歡鐸旣久失



集文公集 卷九  
恃婦亦傷姑之不待養也。而太孺人又柔嘉慈易固嘗婦姑子母相視童稚亦復爲通家而今未由見矣。嗚呼忍復避勤事也哉。太孺人生正統乙丑七月一日享年七十有三。二男子長卽副使君其季表女一鸞前太孺人劉出嫁爲士人康時妻孫男子二惇復惇仁孫女子一尚幼節菴葬從祖阡間不復容咫故不祔銘曰爲女則令爲婦孝妻成夫志母成子教錫命之光榮繫食其報銘于其藏垂萬世而有曜。

汪安人李氏墓誌銘

安人姓李氏諱妙靜崇陽穆林隱翁鑑之女城東處士汪氏震龍之妻戶部主事必東之母幼婉秀而慧聞諸兄夜讀輒亦成誦解書義翁鍾愛慎擇所歸故安人歸處士旣入門盡道稱其家婦事舅姑善甚服勤事至薪水亦躬先之力致甘嫫得養老體舅姑安焉旣而喪死盡禮處士凡物不經薦不先食或他出安人必令諸子攝其事攻織紡罔夜晝布成輒自施色衣尊少合宜所衣殆千指每冬則手失膚色處士好客客至必食飲見其子冀以求益安人供具日一



再不厭處士家範。嚴于鬚年。率令出白里。就傳安人。愛不姑息。雖閱歲。不令歸。但時齋果核。給之助勤。且曰。汝務學。無念歸。我商啖汝。不者弗汝啖矣。以爲常用。是諸子皆至。成立必登。有學行。以務內。稱於當路。必東辛未進士。爲今官。女皆以身教。待諸婦。如其女。未嘗至。怒而亦無違教者。御減獲。備貸適。苦樂致無。隳貳。好施。予無倦。親族鄉黨。多賴焉。處士每置產。或自計。前卻安人。必曰。第爲之。尋皆就券。蓋其儉勤。裒益。有以助之。處士性剛直。踈豁。安人濟以柔婉。縝密。故家道之成大異。尋常非但富有而已也。處士常語人曰。吾平生無他福。敢自謂得良妻耳。生正統癸亥十一月十九日卒。以正德癸酉正月之十有七日。方疾革。沐浴冠衣。坐正寢。與處士訣。眠諸子婦。畢拜。乃瞑而逝。享年七十有一。子男七。長必浩。次必登。邑庠生。次必洋。次卽必東。次必行。必亨。必廉。女二。長適散官宋六經。次適庠生王寶孫。男今十。琮。珂。瓊。璫。瑾。珮。瑗。餘未名。女七。曾男女。今各一。先是主事被命監兌江西。謀取便覲省。未及門。而計至。既復。



命將歸以某年月日葬安人於某之原持所叙狀衰  
經詣予泣且拜請曰必東等罪惡延禍先母不卽殞  
滅念母以孝慈勤儉畢世家旣成而不享一日之逸  
于甫貴而不待一日之養誠復使懿德泯沒則罪益  
甚矣吾于其亦憫諸敢乞銘於墓石予夙聞安人爲  
婦則其族誥之爲母則其鄉師之賢如是銘其可辭  
銘曰維孝且慈舅姑安只亦以成其子維儉與勤良  
人之助家用昌以富爲婦之法爲母之師大歸不亂  
其素亦可知我銘厥幽永奠于茲

封孺人易氏墓誌銘

孺人姓易氏封吏科給事中龍溪鄒公之妻兵科左  
給事中文盛之母易世爲公安名族孺人性柔靜謹  
密蚤知勤儉十九歸於鄒旣廟見姑胡氏喜曰吾今  
乃釋負矣遂舉內政屬之孺人事舅姑待宗族御臧  
獲咸中禮度中外稱宜焉猶逮事祖舅任是翁翁嚴  
甚然愛龍溪加諸孫一等見孺人曰是與是兒齊吾  
宗其與乎未幾胡卒執喪哀毀時龍溪諸弟皆幼孺  
人撫視不減於胡聘娶皆由之及長求分異孺人勸



龍溪悉讓世業。每伏臘相祀事，必盡哀敬，得佳味不薦，不敢食。中歲造產漸裕，然費出能以禮裁節。至得肆意以調宗族，事龍溪相視如賓。一日謂曰：吾多見鄉黨辛苦起家者，死未肉寒。子率以財產致讐，怨是皆父母未有以處之也。君其念及之。母令兒輩效尤。龍溪感其言，指畫所業授諸子，各掌治。卒以付之。終莫見離析之跡。給事君游邑學，百里走僮僕，時爲餉遺，至必攝辭以申戒飭。弘治癸丑，給事君舉進士，授職吏科。既三載，孺人與龍溪同被。

勅封如子貴，而給事君適以使事得便道歸省。孺人服冠帔，喜見眉睫，既而曰：吾以汝與沾。

國恩圖報亦汝以也。汝不舉汝職，此祇爲吾累耳。給事簡識之，爲諫官有聲。龍溪旣捐館，給事君猶未育子。孺人每齋沐致禱，後果得孫名祖生。甲子，給事君再使兩廣，得展限，復覲孺人於邑舍，頗盡歡愛。乙丑七月二十六日，偶疾作，端坐而逝。生永樂甲辰十一月六日，距卒享年八十有二。子四，長文傑，先卒。次文紀，次文盛，卽給事君。次文獻，女三。適黃思清、李貫、李



廷莊皆士族。孫男七，廷桂、廷臣、廷佐、廷卿、廷相、廷祿、廷澤，卽祖生。孫女八，曾孫男六，女二。將以某年月日葬魯陂里白馬橋之南，啓龍溪窆，祔焉。給事君以鄉進士劉用章狀請銘於某某，與用章於給事君實同鄉薦，皆相莫逆，爲通家。知孺人之德爲詳，然亦識其大者耳。銘曰：女自盛宗，乃儉而勤，婦於重闈，乃孝以聞。夫裕乎家，子恭乎君，內則之功，其施外溢。命服之蕃，延於幽密，樂石載銘，千古有述。

松坡郁公墓誌銘

上海松坡郁公既卒之三十二年，其配太孺人周壽八十有一，卒於南都官舍。蓋正德乙亥冬十一月之十四日也。其子刑部郎中侃，偕其弟以明年十一月某日，將啓松坡之封，祔焉，以鐸嘗同舉進士，遣其子夢麒持所述狀來曰：侃於先君生不能盡其養，於太孺人養不能致其安。天子方推恩臣下，凡爲父母者皆及焉。侃又忤逆，豎怒致不預，罪惡情事莫追，莫伸，使於潛德，復無所發揚，雖卽殞滅，無益也。子其爲銘焉。公諱瓊，字文佩，松



坡別號也。其先汴人。高祖德達始居上海之烏泥涇。曾祖文富號菊隱。隱居談道。前輩稱其如淵明。其有謂與祖愷號筠軒。愛唐人詩。至記數千篇。歌吟不輟。以自樂。父諱蒙。號月坡。家故甲於鄉。推領厥賦。有長厚風。公幼岐嶷異。凡兒稍長。治毛氏詩。得其肯綮。爲諸生。每獲重於當路。早食廩餼。從之受經者。輒有名。喪父。誠信殫勸。不以煩昆季。哀毀幾不起。宗族鄉黨多其孝行。每舉論士。當首錄。必曰文佩。文佩然數奇。卒不得志於有司。旣歲薦將上京師。丁母憂。以暑月

哭慟致暴病。浹旬。噤不能語。時侃方以童子業舉。忽張目大聲呼。令讀書者。再遂卒。是爲成化癸卯七月二十九日。以明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邑之榆林涇。兆其自卜也。公狷介。不苟交納。與善如嗜慾。至人有過。則面折不少貸。尤樂施予。友人嘗空乏。從質數金。歸其質。副之。不責所償。文體好爲連珠。書如趙文敏。而道勁有加焉。太孺人諱端靜。隱君子怡善翁女也。翁博史傳。能陳述無遺。太孺人性慧。翁授之孝經。列女傳。能悉通曉。處其室。終歲不越戶限。言弗外聞。翁



擇所宜歸歸郁氏室家咸宜尊少交賀姑嘗病疽侍藥躬浣踰月無怠色既愈姑鍾愛至以女呼之喪葬賓祭人於松坡觀禮太孺人之助實多孀居厭飫水藥教子若婦治耕讀織紉有方故中更婚喪以克有濟侃遊邑庠爲文會無虛日躬爲治具不倦期以成父志也弘治壬戌侃舉進士授行人尋擢監察御史迎致京師會內豎劉瑾者竊權播毒縉紳太孺人曰汝言官勿吾爲以怵於時侃按兩廣竟以直觸忌調安吉判官復迎致太孺人太孺人喜且慰之無少怨

悔未幾守開州至擢今職所至致警策卒之日遺命戒作佛事此又其所難者子男四長倫次儒次僑僮又其次也女二長適王泰江西叅議次適吳方孫男四夢麒太學生夢龍先殤次夢周夢說孫女六唐襲陳溢戴懋談萬全唐禰喬其壻也曾孫男二恪性嗜孫女一許聘瞿學伊銘曰性鍾其孝以傷厥生可復詰之歿齋其志以取諸子亦其得之人之未亡天假以艱使畢之竈之終同史合其事以筆之有石在阡千萬祀其尚質之



封孺人李氏墓誌銘

孺人姓李氏歸江陵劉氏爲僉憲崇德公之配今進士悅之母其先吉州人祖諱某爲遼府教授遂家江陵生子三長諱晟爲平江令季諱昺浙江僉憲孺人則平江仲女也性端靜敏慧方七歲能誦孝經論語稍長遇列女傳善女工服御雅不喜文繡事父母曲盡愛敬平江與其弟僉憲嘗相謂曰安得兒輩盡如此女也甚奇愛之初平江陟自常熟教諭旣而歸江陵所至擇壻難其匹未許聘也平江卒常熟錢公

昕守荆始下車聞孺人尚在室歎曰吾師目尚未瞑也時崇德公年十九角藝每首郡縣諸生一日錢炭學見其容觀占對不凡心許之旣又詢知其善狀喜曰吾爲吾師得壻矣遂以婚議崇德之父諱濬其家法子弟業舉者期名成而後受室然習知孺人之懿又重違錢志勉從之孺人旣歸寔備婦道故室家咸宜舅姑交賀崇德公方劬書孺人雖夜分猶事織紝以助其勤提學王公度按荆崇德偶以言忤之被黜孺人泣謂曰嘗聞太剛則折子今其坐是矣尚圖改



之崇德公赴闕上書得辨復學乙酉遂領鄉薦尋卒  
業太學孺人偕往勸助不怠初志壬辰崇德公登進  
士授刑科給事中丁父憂孺人終喪如禮其後公屢  
以直諫忤旨孺人曰孔子從諷諫君豈不聞之乎公  
以爲然故卒以諫顯旣上考孺人遂受今卦公擢浙  
江僉憲有木葉聲官舍肅然而孺人甚適也然公猶  
以剛方難合孺人曰共政者激而無益孰與乎而相  
成公爲稍釋旣而以母憂歸遂謝事與二兄居兄求  
分異不能止惟所欲致悉讓之孺人無難色遂去城  
別創田舍時公已倦事諸凡園田畜養孺人躬自料  
理僅以成業勉諸子力學悅至博洽名能詩文器械  
尤宏遠弘治己酉領鄉薦光游鄉校亦駸駸而成甲  
寅公卒孺人哀仆之餘謂諸子曰吾猶能爲未亡人  
者欲及見汝曹繼父志耳否則予雖生何益悅等尤  
砥礪無怠壬戌悅登進士孺人乃喜遺書曰汝旣得  
科第行有責守毋自負以取棄於世悅佩服惟謹適  
銓部選補給事中悅與焉擬授兵科以聞上猶欲儲  
待未卽授悅方思償孺人之志圖迎養而訃音遽至



且謂臨絕語猶如遺書云。孺人生正統丙辰閏六月  
六日卒。以弘治壬戌八月二十七日壽六十有七。生  
雖宦族。歸名家。身被命服。然勤儉簡淡。若素生白屋。  
然者。雖家無餘畜。而賙人賑族。至脫簪珥。無悔怙心。  
喪舅姑如喪父母。側室臧獲。悉被惠慈。晚益喜誦佛  
書。不輟。悅恐勞勩。每婉辭。屈之。孺人曰。此雖異汝所  
學。要亦欲人爲善。且予欲汝曹學。不中廢。亦以示懼  
於汝耳。諸子或念郊居奉乏。其鮮。孺人曰。汝曹脫  
一命。先乎君事。而祿將吾逮。吾食乃下咽。今何足少。

也。平生志向類是子。四長郎悅。次光。庶子業。早世。女  
一。適庠生趙定孫男二。山巖孫女一。俱幼。悅歸。將以  
某年月日葬孺人於邑之某原。以鐸舊相深分。今復  
爲同年。持所述母德。詣予拜。且泣請銘。其壙石狀。刻  
進士馬質夫亦同年。且同鄉里。所叙甚悉。皆孺人肉  
行之實。亦予所習聞也。銘曰。處爲令女。歸爲佳婦。夫  
顯於良妻。而子成於賢母。是以銘所藏。以詔於永久。  
贈承德郎戶部主事林公安人沈氏合葬墓表  
公諱機。字叔諾。別號慎齋。幼敏悟。弱冠補縣學生。有



聲以不得志於有司。迺成化癸卯，應例爲太學生。方北上時，中道附官舟至京口，風暴不得渡，同行有羅生者，遇疾斃焉。時盛暑，公以舟人素悍，恐爲所委棄，故陽進藥物，坐卧屍側，信宿抵瓜洲，殮而厝之。乙巳，臺江大水，居民多爲流屍，公令人爲大桴，載糗糧往救之。全活甚衆。己酉，畢方爲災，且風比屋灰燼，有王姓者，僅以身免。倉卒遺二幼，君不恤頭額，毅然往出之。平生於義，其邁往多類是者。性樂易，易親，好施與，事父母，生必得其歡心，喪不違禮。族黨化之。安人姓

沈氏，字守中，廸功郎聰女也。性慈惠，旣歸，林事姑，陳氏愛敬，無所不至。陳常曰：汝行且爲人姑，善苟有微，願於汝婦乎？報之每伏臘，忌辰，相祀事，惟謹。嘗有買裘珠求售，直未定而歸，耶暴卒，時無與知者。後其子來，負喪，安人令召至，悉還其珠，人驚歎焉。治家謹密，親知諸凡慶弔，必記憶料理，禮無遺數。鄉人稱內助之賢，必曰沈氏。沈氏公始祖伯魁，曾祖芝，祖琰，贈承德郎，戶部主事。父潛，公生景泰乙亥四月十六日卒。以弘治乙丑十一月二日，享年五十有一。安人生天



順丁丑七月二十日其卒也先公五十四日蓋九月  
之八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子五人長曰燧以弘治壬  
戌進士擢戶部廣東司主事初今

上御天推恩臣工燧例得封所自生如已貴而公且  
向用自將有待未卽受也燧意方輾轉而訃已至哀  
毀之餘請如近例得今贈燧歸將以遺命合葬持工  
科右給事中許啓中狀立請於予表其墓道予以主  
事君同舉進士且深分不得辭况濫厠史局凡人之  
善皆當有以章之賢如公與安人事事足映照時俗  
移易其薄惡願可使泯而不列哉謹按狀爲書之然  
吾復聞諸其鄉人曰啓中所識亦特其大者云

楊本仁墓誌銘

本仁名榮蘄州人童年敏悟文思兼人舉動不苟斯  
長老有識者已以成人禮待之既游州學遂盛以名  
聞弘治辛酉以書經領湖南鄉薦壬戌游太學六館  
之士莫不愛道其名字者時予從庶吉士之後亟欲  
識本仁一日抵予延之步階卽席一不處客禮自是  
再三至亦如之予每數四辭乃可遂定交性嗜學不



舍寒暑時用大司成命六館以經業立文會各爭收  
知名士本仁凡二三赴會癸亥六月程益劇病內外  
傷小愈復作者三四輩予往問之猶力攬衣語如平  
生十二日卒於太僕巷耶本仁有志古道見善輒趨  
又不激於好惡無少年習氣觀其志意蓋不止欲取  
科第官秩而已者故其居家則父母安之兄弟宜之  
宗族隣里稱道之在外則士大夫器重而朋友信之  
卒之日既屬纊正寢獨其妻與幼女哭於室其同榜  
友茶陵李惟一武昌胡永齡實主喪事歛既居位哭  
又與凡游從者會哭又爲經紀其家令僮僕外內如  
禮本仁嘗索予書一卷既又索題其端予偶未遑也  
弔之日予哭止其僕某拜卽長跪持卷攝本仁未亂  
之辭曰願此卷有顛末也遺腹雖未卜將以貽吾弟  
杲耳予曰是吾荒辭也何足勤吾本仁至是哉生以  
嗜學致疾而瀕死猶不倦嗚呼痛哉予旣爲於邑援  
翰復許爲之銘惟一永齡卽爲輿櫬卽舟遂來速銘  
予曰本仁已矣然是宜有後以紹厥志銘莫此重也  
姑待之歸之歲冬十一月一日生子曰慶壽未幾斲



大病痘十八九死者慶壽十二日而愈獨無恐也十  
二月十有二日杲葬本仁於負郭七里之蟠龍山麓  
祖曰欽父曰溥母龔氏配百戶王佐女弟曰杲植楷  
杲方業舉有聲男一卽慶壽女許聘千戶朱佐子本  
仁生成化丙辰正月距卒爲歲二十有八銘曰賢而  
天孰非其壽客而斃實歸其友志未畢殆昌其後銘  
諸幽徵於不朽

壽官魏公墓誌銘

公諱敬字汝敬別號嗜靜世爲江西新建之杉林官  
族考諱文禮始出贅豐城石塘熊氏因家焉公頗以  
世業涉書史然絕意進取間游楚入郢憇於京山爲  
人長身而豐下不苟言笑居常以禮自關邑里人士  
樂與游從公喜曰是足以居我矣旣厚貲儲乃立產  
占籍娶于水峽程氏生理日興遂成巨家石塘之業  
因以益阜居家秩有程度雖在閨門無狎語與人無  
衆寡小大愉愉如也性好施予不責報鄉鄰忿相持  
者質於公得片言而平以耕讀屬諸子各究所成常  
曰我夙遭不造間關拮据以能有此業若等當永終



之圖無自速覆墜以遺予憾諸子奉教惟謹暮齒有  
司奉 恩例以耆壽加公冠帶州里稱宜焉程孺人  
諱妙清性貞淑精女紅饋膳蚤御澹素迥秀於閨壺  
既歸公雅相愛敬若賓客語聲不聞戶外御臧獲有  
條序贊事順而不阿處家約而不嗇教子姓愛而知  
勞矧貧拯急尤出所性無倦也公先娶豐城譚氏有  
三子雖親舊不知非出孺人也凡公所以致殷盛振  
立以裕於後人孺人之助居多焉公生永樂癸巳十  
二月三十日卒於弘治壬子二月十九日享年八十  
孺人壽六十有五卒以弘治丙辰九月十八日遯其  
生實宣德壬子之十二月十六日也公之子男六人  
瑞環琦玗瓊琇瑞環瓊譚出琦輸粟爲散官玗國子  
生琇醫學訓科皆程出譚有女二人長適傳列章次  
黃祖孫男十七人鴻鵬鵬鶴鸞鵬鸞鳳鸞鸞鸞鸞  
鶯餘未名鵬國子生鷗鸞鸞鳳皆縣學弟子鷗鵬早  
卒孫女五皆嫁聘士人曾孫男三長良金餘幼曾孫  
女三人公以弘治癸丑十一月十日葬京山余社長  
山之陽以公治命虛穴右以待程程卒之明年十一



月六日琦等奉以柩葬禮也初予在翰林時琦以南  
昌令杜源潔所為狀因監察御史袁國佐丐予為銘  
予適奉使安南國歸乃以國子司業乞終養尋嬰草  
土之疾未及為也正德辛未予被

旨復任琦方在館下復泣拜以請負所諾垂十年矣  
予愧謝焉蓋公蚤失怙恃崛起致厚產抵者塋訖有  
可述貽後有方以膺優典孺人婦道母儀皆足稱說  
家業成立實相表裏此而可無銘乎 銘曰為佳佳  
儷今開業孔冒為賢父母兮貽世以方生榮歿寧兮  
同所藏我銘其件兮山阜與長

書

與執政論時政書

某相公閣下某聞學聖人之道者下自為士上至為  
宰相雖貴賤甚不相侔至以道言之則亦所謂太山

魯文恪公文集卷之九 終



予適奉使安南國歸乃以國子司業乞終養尋襲章  
士之或未及為也正德辛未予被

旨復任珣方在館下被泣拜以請負所諾垂十年矣  
予愧謝焉蓋公蚤失怙恃崛起致厚產抵者臺訖有

可述貽後有方以膏也需人婦道母儀皆足稱說  
家業成立實相表表而可無銘乎 銘曰為佳佳

同泐藏非絕其刊令山阜與身世以方生榮殿寧公

魯文恪公文集卷之十

竟陵魯 鐸振之著

京山李維楨本寧校

書

與執政論時政書

某相公閣下某聞學聖人之道者下自為士上至為  
宰相雖貴賤甚不相侔至以道言之則亦所謂太山  
丘垤之類也凡天地間道理事物在士所當知在宰  
相所當慮匪徒慮也且求所以處之士之於宰相使



有因緣得相信也。凡道理事物，吾誠有見焉，當無不言。宰相當無不聽，蓋道同自相為謀，不以貴賤相扞格也。至於屑屑言之，而欲其一一行之，斯不亦漫無統紀而非救世之急務乎？苟以其要者言之，則聽之不厭，行之不勞，而於天下之事，可以操約制博一舉百順，而宰相之道得矣。當今之時，其大壞極敝者，莫若士氣。故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者，莫如養士氣。天下之事，必得天下之才，以分理之。以唐虞人才之盛，而胄子之教，猶惓惓焉。况於士氣大壞極敝之時，而

遑他事之圖乎？閣下之慮，亦豈少此，而某乃汲汲於此者，誠慮夫閣下深居禁密，與

天子隣，朝出善政，暮有成功，而於窮鄉下邑之俗，未

必聞其至於此極也。請為閣下言之。國家養士之

法，至善至備。在鄉閭，有社學；在郡縣，有儒學；在兩京

有國學，立之師儒。凡群之學者，由小學之事，以入大

學之道，美其冠衣，復其身，又至豐其餼廩，材成者，計

歲貢之，才異者，三載舉之。又其異者，由甲科而以進

士名之，科貢有歷事進士，有辦事入仕，則重其祿致



事猶優其禮教之不爲不詳待之不爲不厚矣故由是路者雖治底格天俗臻時雍不以爲異也奈何承平既久奉行者不加之意是以任其自敗自壞俗類風靡竟至掃地是可太息也已蓋士者未任之官官者已任之士方未任時氣習已壞至於既任則挾其羽翼靡所不至上既無以令其下下適得以效其上二者之間相觀習非雖有豪傑之士起於其間而一齊衆楚一鳳衆鸚不擠而敗則薰而化矣天地之間只有此人而皆淪胥以至於此欲世道之古若不爾得矣嗚呼國家造士之意固使然哉且士氣之所以頹者何也方其幼時在鄉學也耳目濡染已無美事及爲郡縣弟子則識與年進機以類從見聞愈多則私智愈熾閱歷愈久則機械愈熟食廩膳也則取賄於膳夫司祭事也則索錢於里甲鄉飲則受賂於賓僕戶役則射免於官府甚至餌挾公私興滅訟獄其於師長強者則誘之弱者則玩之猥下者則制之尚何有所謂嚴憚者至於尋常細微無所不容其私又何望其居家孝友由本達末之云乎若夫處乎其



得而考校之者大抵皆從此出。故其所見畧同。美容  
觀善辭說則曰佳士。博學善屬文則曰佳士。多藝能  
善奉事則曰佳士。雖行如狗鼠。鵠貌不問也。反此者  
雖有善有長。必見黜落矣。逢迎有禁。如所禁則恠隨  
之。稱謂有禁。如所禁則怒隨之。鳴鼓說書。一字可忌  
者。置之。揭書擬題。意有不雅者。置之。讀書愈多。則飾  
詐愈甚。自是分路入於彼之所欲而叛去乎。聖賢之  
正道矣。至於得科貢。取進士。往往出於紕璞。既壞之  
餘。雖游國學。至歷事。至辦事。能復如之何哉。及其仕

也。則貪利如昔。諂諛如昔。雖致仕亦復如昔。壞於身  
未。有能善其政。壞於始。未有能善其終。舉世一律如  
飲狂泉。有不狂者。則羣聚笑之。而反以為狂矣。故小  
有正氣。不逐流者。在上則上笑之。在下則下笑之。小  
異則小笑。大異則大笑。不嘲之曰道學。則斥之曰妄  
人。強者必昌言。弱者亦耳語。遂使臯夔稷契介乎其  
間。吾不知其能不壞乎。否也。吾不知其何以自處。何  
以處人也。如是而欲官得其人。政得其平。民得受其  
福。世得如唐虞三代。豈不難哉。況其勢靡靡。未有紀



極吾不知其終將何似。然吾以為至要且急者在於當今論時務者。類曰財用匱矣。邊備弛矣。近習肆而權豪盛矣。其說誠是也。然吾以為至要且急者在於士氣之不振。之數者。特其餘事焉耳。士苟得養。則官必得人。故大僚得人。庶位亦得人。方面得人。有司亦得人。有一如韓范。則邊備無憂。有一如蕭曹。則財用無憂。有一如張綱李膺朱雲。則近習權豪無憂。又況有不止如之數子者在。君左右將順匡救。皆得其人。又何君不堯舜。世不唐虞之足憂哉。某間讀醫書。有

所謂脾胃論者。其大意謂治病莫若先養脾胃。胃盛則病可自瘳。病雖外治而脾胃敗者死矣。持此觀人無不奇中。今人之所慮者病也。某所慮者脾胃也。使醫書可信。不亦為寒心哉。方今國勢尊嚴。其根本重如磐石。以有

聖天子在上。得賢宰輔。如閣下輩者。又有二三同志。布在要位。以維持之。是猶脉之未病而可療耳。此正可喜可懼之秋也。則某何敢以不言而閣下亦豈容不俯垂聽納哉。某聞往雖不諫。來猶可追。養士之道



亦惟申明憲章而稍加潤色耳。蓋祖宗舊章亦酌於古而制之者也。今欲養士氣，豈有他哉？在於擇守令，慎師儒而已。守令必求有志於古之爲政者，師儒必求有志於古之爲教者。是故惟求其賢，不問其類，可爲守令，雖不由科目，亦用之；可爲師儒，雖進士科亦用之。凡位乎上者，必使待之以禮，待守令必如我以子弟，而託食待師儒必如我以子弟，而受學辭色不得以凌厲，禮遇不得以慢易。作其氣，使志有可爲，企其望，使下有所仰。失職者寧罷黜而不辱，稱職者必超遷而不次。如是則所以擇守令，師儒與所以待之者，有其道矣。夫然後選於郡縣，求子弟之秀羣者，始育之鄉學，教以古人小學之法，太抵一遵朱子之書。既入大學，使受業學官，先德行，次經義，次治事，司考校者，別高下，定陟黜，以至起貢就試。一以是爲進退，不使一蹈宿弊如前所云。向之拔流俗而見抑塞者，使得奮迅興起，而今之耻舊惡樂從善者，亦不終絕。如是則庶幾科貢可以得人矣。由是而入國學，登進士試，事入官，所以作養考課黜陟。



亦復準則於是不使一蹈宿弊如前所云期以三紀則天下之人老者已死長者已老而少者已長老而死者其弊與化而俱往少而長者其學所向而皆宜安則可以善治急則敢於致身是猶糞除天地斬然一新如是而君不堯舜治不熙皞世不唐虞者未之有也時論可憂之事寧復有哉當今之時自事勢觀之容有急於此者然人所慮者皆一職之事未也某所慮者宰相之事本也一職之事不妨所爲宰相之事當急所究其實不相悖也然持此論相未有不以爲迂者故某非閣下亦可閉口而不談矣閣下其勿以收功太遠而漫不加意天壽平格行且見之苟失今不圖則其末流不知紀極後有識者必將以爲宰相如執事可爲如今日而坐視不問豈不惜哉某本農家子自幸頗蚤解事咕畢以來嘗以古人自期待自爲諸生至隨計吏取笑取議如前所云者亦多矣然猶自信不衰旣而南北奔走幾二十載志負心灰亦稍圓熟循省之餘不覺失笑曰嗟夫習俗移人一至此哉苟有用我亦將無益於世矣將治舊業歸爲



鄉人復朴野之氣。歲輸斗石之稅。庶幾樂堯舜之道。以無愧於明時。既而爲親老之志未畢也。復倖得次甲科。濫竽庶吉之選。久處京師。日得容接於執事之處。又得賢師承如某某先生者而在。廷諸老亦或得瞻望。退而竊自仰歎曰。不圖今日復見前輩風裁。乃知天下風俗之偷薄者。良由奉行者不得其職。以致上下隔絕。中外背馳。是猶人身腹心無恙而四肢受患耳。故敢出位言之。惟幸執事不以爲妄。不以爲迂。倡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後世幸甚。大抵人性之善。其流爲偷薄也。始而愧中而變終而化矣。夫厚既可薄。薄獨不可返厚乎。故其復也始而難中而變終而化矣。其故以三紀期之者。必世而仁之意也。其或望風而化。則執事盛德事也。又豈待三紀爲哉。若夫外貌充然而中實無有。古爲冠衣而行如市井者。執事其勿以爲已化也。

與閣老論併隸書

某伏枕久闕起居之問。有罪有罪。今春痰火視舊增劇。在卧數月未出門戶。茲乃有所瀆於尊聽者。甚非



魯文恪公集 卷一  
所得已也。頃鄉里官保陳先生建議以沔陽景陵併隸漢陽鄉人聞之羣言所以不便者百端擁至蔽廬抵死促迫謂某可以其情通於執事冀得轉移某以病一再謝遣其後數至人益衆無地容受閉門不納則排擊譟呼謂某以作官害不及已如秦越人相視然者朝謹夕譁莫可柰何不能不述其情一爲執事言之夫漢陽一府所轄止二縣共二十餘里視他府地方誠少舊設官職視他府權勢誠若稍輕併隸之議蓋大臣爲國籌畫經理自是美事但其間地里民情非嘗經由者所易通曉我

太祖高皇帝神聖肇基明見萬里開設之時地雖彈丸黑子宛在目中漢沔之間尤所經意豈不知漢陽所轄縣少乃以沔陽自作直隸不以隸之蓋

聖慮深遠亦嘗相地制宜觀民取便非直爲官府威福重輕之計者試觀他府轄縣多者必其土地相連道里亦便非有湖山隔越夷險不常之患者也沔陽景陵當荆襄下流大抵受水之時居多其去漢陽中間所隔水面若野猪沉下瓜子真諸湖其餘沔港



支流派別又不可殫述。陸行則所經津渡動涉險阻。時復水漲則諸湖河港混合爲一方五六百里。渺無邊際。波濤接天。與海無異。雖商旅往來行止自由者。時有漂溺。今以州縣併隸漢陽。其重添騷擾勞費之害。姑置勿論。若當水漲之時。民之迫於役遣。逮於訟獄者。夷險不得自擇。去岸逾里。卧測存亡。離家經旬。莫通消息。失期誤事之罪。猶可抑受。至於隕命流屍之慘。實出何辜。目擊耳聞。不待仁者而後矜憫。況爲其父母妻子兄弟者。可復安於生理乎。借使州縣一年止溺十人。積百年則千人矣。況一爲定制。不止百年。每歲所溺不止十人乎。置府設官。本以爲民。而使至此極。其與推而納之水中者。幾何異哉。官保楚之人。望作縣則民立生祠。討賊則人多歌頌。謂非仁人乎哉。夫以仁人建議。不免如推人納諸水中者。豈其心哉。蓋以入仕以來。家居日少。且未嘗經行漢沔之間。其重湖險遠之狀。目所未擊。故一時祇謂併隸之便。而不知其害。誤至此極耳。且弘治十七年。韓巡撫嘗建此議。州縣父老陳讓等亦嘗具奏。時戶部



諸老詢知不便。駁謂非惟文移擾亂。抑且有損於民。原係開設成規。擅難更改。已經咨行撫按衙門。仍照舊隸由。此觀之。今可復爲此舉乎。近日鄰封安陸州。以所轄京山縣里分二倍於州。奏行分撥。縣民竟於不從。况沔陽景陵。獨可使冒無窮之害。以從別府於五六百里之外乎。又况州縣自正德十一年以來。連遭大浸。漂溺饑餓死者已三之一。所賴執事亟通下情。仰荷

朝廷賑卹。遣大臣發帑大甦民困。去歲民以力薄之故。疑懼失種。以至無秋。今歲水勢漸增。西成未卜。民之困苦莫此時爲甚。若復加之。紛擾吾恐智者憂能料其後矣。病卧中。神情悵惘。辭說不覺繃縷。惟冀其心而恕之。幸甚幸甚。州縣人去陳情。伏望大施轉日之恩。則萬衆之命實維再造。某惶恐再拜。

與孫九峯尚書

閣下歸繡梓里。實鄉國之榮。某病憊不能躬賀。罪過何可道。日者迺履教箋。至詢及見輩。雖邸報亦經手抄。愛誘殷勤。益深感愧。來諭自道過抑。尤見雅量。夫



閣下臥膺屢召不得已而後起拮据

國計一甦裕生靈何負於吾人而以悔言哉昔文潞公年餘八十亦以召起歐陽文忠公亦自謂爲人措畫古大賢類爾伏惟以道自慰從一內翰奉優詔自宜遄赴史職敢附致此意某病廢百不堪事但行藥呻吟之餘或能歌頌太平以答

聖明了餘年耳餘無足持告者九峯長詩待檢懷麓集次韻請教若并壽詩得諸公全稿一觀或復黽俛從事授之首簡實非病夫所能辦也幸曲賜原亮不

宣

與楊石齋閣老

某素辱教愛圖報無能丁丑之秋以病廢乞歸自分無復奉見之地方以爲恨豈謂獲拜執事於衡輝道左且奉教言爲終身之誦此天假之幸也後此病且憊加之累歲大侵是事俱廢故於執事不能一問起居有罪有罪伏諗執事昨在先朝憂居仁里是時法駕北狩南巡國無居守社稷沾危朝野震撼此誠何等時也閣下徐起而鎮靖之帖然奠定



聖皇繼統定策正始功復誰由天下固已有社稷功  
宗中興元老之頌雖某之病伏林莽得安枕而臥者  
亦執事之賜也。明良在上凡有志世用者孰不彈  
冠嚮仕而某獨竟爲廢人豈非命與蓋自得請六  
年於茲舊病不除而今歲五月仍以濕熱之故病疽  
盈咫百五十餘日僅得斂合九月廿四日部檄忽至  
有起廢之

旨時某猶在床席聞之驚拊尋復繼以涕泗蓋旣自  
謂其墮廢落莫之餘猶爲吾

君吾相所存訖而復自悲其衰殘朽腐百不堪事莫  
復能爲消埃之報也因憶甲戌歲已嘗疏乞養病而  
乃得暫回祭掃故西涯翁留別有絲綸寵數偏之句  
執事愛某欲曲全之使有尺寸之進非一朝一夕矣  
奈何病日益深身日益憊雖行立任杖時有傾仆將  
復何以堪事感德戴恩思祇付肺肝銘憶而已今遣家  
人某抱本乞骸豚子病未卸馳遣赴試無由以情懇  
告者故齋沐積誠北向稽首奉書幸執事憐其病諒  
其心而俯聽其言使得少延旦莫之息闔門感戴其



有既耶伏楮懇切不啻若自口出惟執事照察不宣  
與濬川王憲長

別來病伏林丘是事無足道惟有念故舊心未了耳  
執事當路於楚楚人之福也僕與有及但晤語未由  
猶用悵悵承賜鄂城稿及雜著多多如此焚膏窮暹  
夜卒業豈獨格氣高古絕人其需業所詣與經濟所  
必行於是集見要自坐忘中養得又嘗試爛熟者也  
歎服歎服間懷君采示疏等篇宦況遽爾耶文其在  
茲當繫用世自信自任相知之望也領甲申歲書就

非  
人  
不  
也  
也

此附謝小稿一帙別紙錄詩數篇幸教之

與序菴類菴託齋內翰

披誦教翰往復數四過極知愛戀拳拳之意又聞同

館凋謝消息不勝悲憶之至來諭大抵欲某出狗明

時且因有會晤之地君臣朋友之義教之至矣但某

病深體態無復可當尊指諸兄能移相愛以相信使

得少引餘年則篇詩尺牘時或能達猶可萬一於面

晤若強其所不能辦至如汝吉子冲志道雖欲一聞

音響不可得矣如何如何家人某抱本再至幸於諸



老先生處曲道懇情使得必遂方見終始以德相愛  
之意也臨紙不次尚當裁謝

答張崇象編脩

專翁書錦多福而執事得告榮觀天性之樂誰復爲  
比病憊鄙人能煩記憶致手翰遠及可勝感著之至  
聞北上有期相知諸公處未能奉書乞姑道少意去  
歲十月五日抵家園池荒敞今頗除治就緒日行藥  
坐臥其間魚鳥花木足適病懷故鄉雖極災荷  
朝廷大賑得平靖如舊感恩無異在官裏日敢持牯

慰知己耳餘無足道也不備

與方思道

昨憲司忽差人至得執事與長兒彭帖欲歸向所命  
卷冊甚急且云執事已往黃王濬川既未有書來人  
又不知稱說使其莫得所謂惘然而已時以上塚病  
寒不出門戶然諸作奉命已久不敢使來人空返力  
疾作得棠陵記迎勅軒銘釣石歌劔溪草堂詩塞責  
若林居詩東往序病體猝不能辦詩帙遂奉以歸想  
能原恕其向許二遺并更次韻詩數字亦附此錄上



朋山圖留此待作得奉去。夢松七峯詩亦待印章至。  
寄謝執事此行何緣臆況何似幸因便詳示以慰病  
懷至望至望小兒入鄉恕其無書到黃見同年王大  
泰稗欽大守乞道渴戀之私。八不短氣大人之愛也。  
又下與李嵩清憲僉。於此。言。然。而。已。其。以。士。其。其。  
執事榮擢旋漸覺奉見無因。條而四明。條而河東西  
北東南動在天畔。可勝企戀之私。大抵鴻漸君子天  
路自遠而病夫匏繫亦自應以遠怨別也。行莫節鉞  
撫臨全楚。舊請夢野。或賜良對耳。何失候賀禮方恃  
之不備。

與童內方編修

別未朞月已兩辱手翰。感眷戀意無盡。榮行不能躬  
送。惟球愛當遠道重任。病夫至願也。平野爲增園池  
使者一再至。又承轉諭至意。併感併感。然鄙懷已控  
想終能亮察。今來使已別置柴山一區。薪米兼宜亦



一美庄矣。和得平野韻詩二首寄謝。忙不能錄。似惟不訝。重闡皆望道鄙意不具。

與紹興太守梁遷之

旌旆南行時。以衙門去城南既遠。又監務不得輕離。用失攀送罪過。山陰薛方伯先生入祠事鄉嘗爲執事言之。蒙許諾甚盛心也。某恐匆遽之間。片言隻語未悉顛末。况執事處此大郡。又當多事之日。教詔拊循。或不及記憶。然而激人心勵風俗。爲今日急務者。未必不以此爲急也。故復寫書左右。惟執事裁

之。蓋先生嘗提學湖湘。湖湘之地。視他省較廣遠。先生歲必一校諸生。無不周遍。又其官久不調。故凡爲諸生者。知先生實深。先生心地光明。問學純正。制行剛潔。識鑒精到。師道之植立。文章之雅粹。政理之公平。一時督學政者。莫或及之。先生性頗嚴毅。及門之士。亦多受其朴教。然望之而畏。卽之而親。少違之而思。及其旣去也。無賢愚窮達。皆如子弟之失其父兄。至于今。不衰雖已被罷黜者。亦無怨言。此又有莫能盡得其故者。自今徐考其人。率多困林成就。無不可



觀由是推之則其所至爲憲使爲方伯皆可。知矣。某聞紹興三學同城豪傑之士比肩而立其於先生蓋同鄉里豈無持評如前輩者况諺有前舟後航之喻。未孰敢以自誣惟執事其試詢之耳。其或嫌於相形沮於相持而諉曰名非君子所急吾姑置之以任物論則孔子所謂疾沒世而名不稱者非與。至其所謂能好能惡者則執事與諸士亦當以是自居矣。吾景陵有陳尹者近修鄉賢祠成因入覲以訪於予予曰吾固常有評也尚歸而問諸吾黨之士擇其人而聽之勿徒視生者以爲取舍益求服乎人士且將以質諸鬼神可不畏哉。今某雖先生弟子然如向所云則亦豈敢自附私意以爲說者雖然此執事事也吾雖無言固將舉而行之况言之詩襍如此乎且某念執事方歛大惠施一郡恐終難偕留今其足以主張公道不懇言之而任其徐徐舉行機會一失將復誰望他日無以告先生於地下矣况夫君子爲政其所以激人勵俗者關係實大勸以必行亦同年之職也惟執事其裁之。



雜著

師難送虞司訓汝厚

人之爲倫亦多矣。自其身所由生與所同生與其所生身所事與所受事所偶與所受偶所游與其所從游實非止於五也。聖人約之而以五言舉所重也。五倫必由師教而後知盡其理則所從游不已重乎而乃不與於五故復直以並其君父言之曰惟所在而致死焉。是又舉所尤重者也。故孔子與回遇難相失曰予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是也。世變日下

一印雖於其所由生猶悖其理況於所從游乎哉。吾在國學閱士動以千數雖自愧無道德及之然亦嘗約之規矩受教詔經罰賞日升降興俯於側矣。終始循循執弟子禮不相背負者雖多而其一爲要官遂抗顏若未嘗識面者亦非少矣。嗚呼是果何緣而然哉。薄耶將爲教而無道德者不足師也。虞君汝厚教景陵才俊並出今九載績成諸生相與援守不能舍去已乃於予請爲說以道其意彼固知予之不文而老且病也以不文辭不得免焉以老且病辭不得免



魯文公集 卷十 十九  
焉去城走數十里。謁予止林。更番而至。日不絕跡焉。嗚呼。厚矣。予益感吾黨之爲人弟子者。賢遠於人。亦益見虞君之爲教之足於道德也。作師難以送之。

止說贈縣論曾先生師聖歸清江

曾師聖先生自和州擢而掌教竟陵。益五載於茲矣。教立道明。見推重隣學。每泊諸公過問。已有園壺矢觴詠必盡情。衆或亦先生起而周覽曰。吾獨無林塘乎。亦嘗度東湖。至訪蓮北壺。矢觴詠必盡情。諸公或散步。先生挾童子循湖曲。登衡岡。還望曰。吾獨無山

石水乎。衆往往怪曰。曾君有所思乎。何若是狀其心而相語也。嘉靖四年之夏。率諸生謁提學於馮入門而趨。歎曰。吾年及矣。復能從諸父操觚作細字

語言乎。遂以老懇請乞休。許之。諸公暨其弟子求贈言於余。余久未得其說。瀕行取別。余於丘林既陟岡以降。出松栢中。刺野航度門外小湖。又步以過方橋。所至問名。余皆以止對。先生院焉而笑曰。此可爲我贈矣。余曰。吾止義在首止。與君意也。請姑就君爲說。夫事物在天地間。皆有止。所貴於知耳。皆有終。所貴



於善耳於止而能知則其終善矣。反是者雖亦終終而不善。君子不謂終也。取諸物理。蝸升高木再實可得也。人日見而不知也。雖然博且智如張華又兆見天戒知而不止。况庸人乎。又其上者世無其對不足勝。乃思超往邁來上爲神仙。而其終祇爾。他復足論邪賢哉。曾君子歸爲人作鄉先生。母讓也。有孫曰澄。余望其大用。君况有家教矣。

賜百官名臣奏議贊

天佑下民。作之元后。承以臣隣。于焉左右。君臣之分。

股肱元首。不有謀猷。治理何有。唐虞夏商。暨周之遷。秦漢而來。以迄宋元。聖帝明王。英君誼辟。或治或亂。乃有得失。其異惟何。必基之者。道之從違。言之用舍。稽諸往古。可監可則。鮮齊逸駕。多蹈覆轍。明明我皇。萬邦之君。其淵其天。如日如雲。堯曰疇咨。舜曰好問。乃不良言。古有謨訓。爰集奏議。率古名臣。由師尚父。至趙天麟。黎賈成書。凡若干卷。聿考前修。相觀爲善。責難陳善。人臣之職。導之使言。尚可緘默。開卷正襟。莫匪我師。有官君子。庶幾勉之。



三一亭箴 有序

司諫俞國昌先生，扁其亭曰三一。先生之能事也。間以作箴見屬。夫箴有規，無頌。古人多自爲。而先生乃以命予者，其亦以某可與言者與。乃率爾從事，亦不復知亭之爲俞也。

繫凡有立，自君親師，服勤之道，鮮克舉之。矧在所急，茲報之辰，誰能於斯。不有其身，或厚所生，薄教與食，汝長汝知，伊誰之自。豈無坐斯而自得者，彼哉何誅罔之生也。予創若時，載省載策，寔生之族，其何有擇事之如一。先民有言，吾以名亭，常自在焉。

書王郡推得祿思親詩後

漢陽郡推海州王君用之，方之郡卽以明允有聲，民用無寃。他郡有疑獄，不能折，當道必移君理之。人倚以爲平。間嘗出得祿，思親詩示予。諫院胡先生旣爲序之，君將以末簡見授，便嗚咽不能爲語。予受而卒業，蓋君領鄉薦時，二親尚無恙。及入官而祿已不逮養矣。皋魚季路之所以爲心者，不少置。如之何其能爲情也。然魚嘗聞之，仲尼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



謂孝而雋不疑之母聞錄囚多平反則喜咲飲食否則怒爲不食歐陽文忠方在乳下其父遂欲告以爲囚求生道之說則凡賢父母之志皆可知矣君方家食時二親安於其養樂而忘老及爲今官而民自以爲無寃則仲尼之所云與歐陽雋氏之家訓皆得之矣是其二親生則盡歡於目前死復遂志於地下君之心事亦可少慰矣况湖南重臣方以才賢薦君行復將大用所謂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者君實有之世豈無三牲五鼎以奉其親者然愧於君者多矣事豈有盡如人意者乎古之人稱孝如曾子亦罕矣尚不能無南游之歎君其亦少慰哉

書李嘉祚萬松軒

茶陵李君惟行家世種松遶舍鬱然成林君讀書其中名其軒曰萬松松莫知幾何萬其大數耳得諸名人詩成卷持以過余者數四欲爲之記余昔奉使南交行萬餘里所過林木不知爲類凡幾至遇松輒徘徊其下若不能舍去心口相語曰安得一株蔽我東岡草堂聽其風足矣今歸易寒暑常往來於懷方與



松遇時固有所謂歲寒後凋者先入乎冑中至於可  
以愛重裨益身心尚若不止於是者當時似可模寫  
此意而今已不能出諸口蓋若嘗飲大羹玄酒而悅  
其味及以語人又難其辭矣君所居松以萬計則其  
境其象當不止如吾所遇者不履其地可易言哉他  
日過君信宿萬松深處一洗塵襟當爲君記之今姑  
爾爾

初旦字啓東說

初生旦字啓東者厥考廷貴嘗同余試於鄉而先余

舉也後三同春試誼分益深及余承乏南雍其兄啓  
昭又嘗在館下啓東以父兄之好來請余說以自勵  
余固不得辭也夫旦從日在一上一地象也而日在  
木中爲東由地上而木中爲日方出之漸啓東固宜  
以字旦也日行日一繞地七政在天莫健於日而爲  
明爲煦爲暄爲暴其功亦惟日爲大耳人之少也實  
猶方出之日得無思所法與旦也有美賦其尚績學  
植行進進而無息思法於日之健致身育物益光而  
益大思法乎日之功庶於所謂啓東者無愧也昔漢



人陳氏兄弟並以難稱今啓昭舉進士爲才御史昌  
言顯彰亦既使斯人昭昭如其字之云矣啓東其勉  
諸無使陳氏專美也況而翁未償之志望於子伯仲  
者維鈞乎啓東其勉諸余於啓東世舊也故得從其  
父子兄弟間言之

書見志卷後

存乎人莫大於志也。斬裁之以志於道德與功名富  
貴者。分人品爲三。是三者便皆行其志焉。所就當何  
如異也。愚嘗持此觀人。自古志富貴者十九。志功名

者百之一二。志道德者千萬中一人而已。千萬中而  
一入故非有遭焉。吾亦多見其志之難行也。孔子老  
於當時志不得行。其與羣弟子相答問猶以志言。且  
紀之書。其亦不得已焉耳。何君子元學孔孟之道。志  
焉而無他者也。遭時

重華方童而名能文章。弱冠登進士。未及壯而爲郎  
其志不爲不行矣。而乃謂所述作曰見志。遂以名其  
軒。亦若賴言以自鳴者何也。豈所志蚤定。急於大究  
而自示固如是邪。將嘗名於筮仕之先。邪。昔伯牙鼓



參志方在高山也。而子期遽曰峩峩乎若泰山。志方在流水也。而子期遽曰洋洋乎若江河。志初未之言。而夫人乃遽得之乎。空桑弱絲之間。心相獲。固不待有言也。今子元在職。方政善而平。敏而達。以遠則已。闇然若無自己出者。其志所在。固有如所謂峩峩洋洋者矣。吾君吾相。方明良在上。苟有志。臧否必知之。志如子元。其將如泰山江河之在其前。顧不使大行於今日乎。吾與天下之有目者。將共見之也。然則見志云者。固子元自易之辭爾。

題世德卷後

應城周君世榮。以名醫召至京師。其家有堂名世德。嘗獲重於君子之林。吾友嘉魚李東菴序之。欲予於末簡有言。予聞之。古人有志斯世者。苟不得為良相。則思為良醫。醫之仁吾人也。至與相比。則其道豈小哉。惟其心與術不至於良。則小矣。世榮世其家學。受知於

天子。官為國醫。諸凡有疾。輒濟之。不意報也。其心其



術取信人人亦既爲醫之良者矣。然吾又聞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世榮有弟與子皆業儒夫。惡知其今不得爲者不有望於其後來者乎。世有能言周氏世德者必將證於吾言。

書楊本仁游從詞翰卷後

去年夏本仁以此卷求書拙作予以酷熱未能卽書。既而相促益急。謂南歸之期已刻。予乃潦草書。既復以卷首四字相索。予又未暇爲也。後此本仁歸未果。今年六月以勸書而病小愈。復作者三四。遂至不起。

嗚呼惜哉。其家僮扶櫬卽路。復持此卷。攝本仁未亂之辭來。請曰願卷首有題。以竟所求。且曰遺腹未卜。聊以貽吾弟也。嗚呼本仁器識予以遠到期之。而今乃止是邪。去歲以是索予。其歸未果。而今之果歸尚索予以是邪。好學致疾。死猶未厭。志未及伸。而尚有望於其後也。嗚呼傷哉。既爲題四字於卷首。復識其尾。庶幾生死交情也夫。

玉燭新

送李嵩渚太守考績

郊原春正好。看五馬騰驤。雙旌輝耀。君侯卓異。二年



政此去

帝鄉書考梁園書錦且暫共親知登眺奏最罷喜動  
天顏龍墀旋承優詔平生道業何如似聖藥神丹  
饑寒俱療龔黃杜召自合在伯仲之間相校都人應  
道名許大年猶英妙行看取作棟為梁明堂清廟

柳梢青

乙酉元日

乙酉重逢前番乙酉五歲孩童試想當年猶如前日  
已作衰翁年光似啖醇醴暗老向沉沉夢中常滌  
尊壘但逢親舊休廢歌鍾

喜遷鶯

送郡判李正川尹泰和

漢津官渡看旌旆成行蹄輪無數卧轍攀轅留鞭截  
銜盡是復州旄孺今日公行何速向日公來何暮柰  
絃管按驪駒無計仍留公住黎庶明日從何地見  
公倚遍甘棠樹自是仙曹暫來塵世小小世緣稽誤  
應宿還如逆旅指日便登清路說久矣五雲中凝望  
早須歸去

謁金門

送李禺山大尹入覲

朝

學文各八集



帝里賢令羊城仙李冉冉雙鳧霄漢裏尚方元賜履  
金闕清鍾初起萬國衣冠如蟻  
帝簡循良心獨喜喬遷看  
在邇

謂金門

送徐大尹入覲

雙鳳闕遙在五雲天北試看清鳧飛兩鳥玉階應咫尺  
敷奏爭聞殊績喜動  
九重春色衣繡乘驄人共識東風將信息

水龍吟

送周縣幕致仕

挂冠人咏歸歟離亭海日開江霧供張如雲髦倪雜

還衣冠馳鷺身外枯榮夢中嗔喜幾人還悟問素行  
軒裏琴書無恙好風月都如故渺渺舊來江路送  
還迎白鷗無數候門稚子壺觴引酌林臯隨步高柴  
牙籤長鏡白柄盡堪分付辨門閭好待車乘駟馬二  
郎能做





帝里賢令羊城仙

金闕青

帝里賢令羊城仙

帝里賢令羊城仙

金闕青

帝里賢令羊城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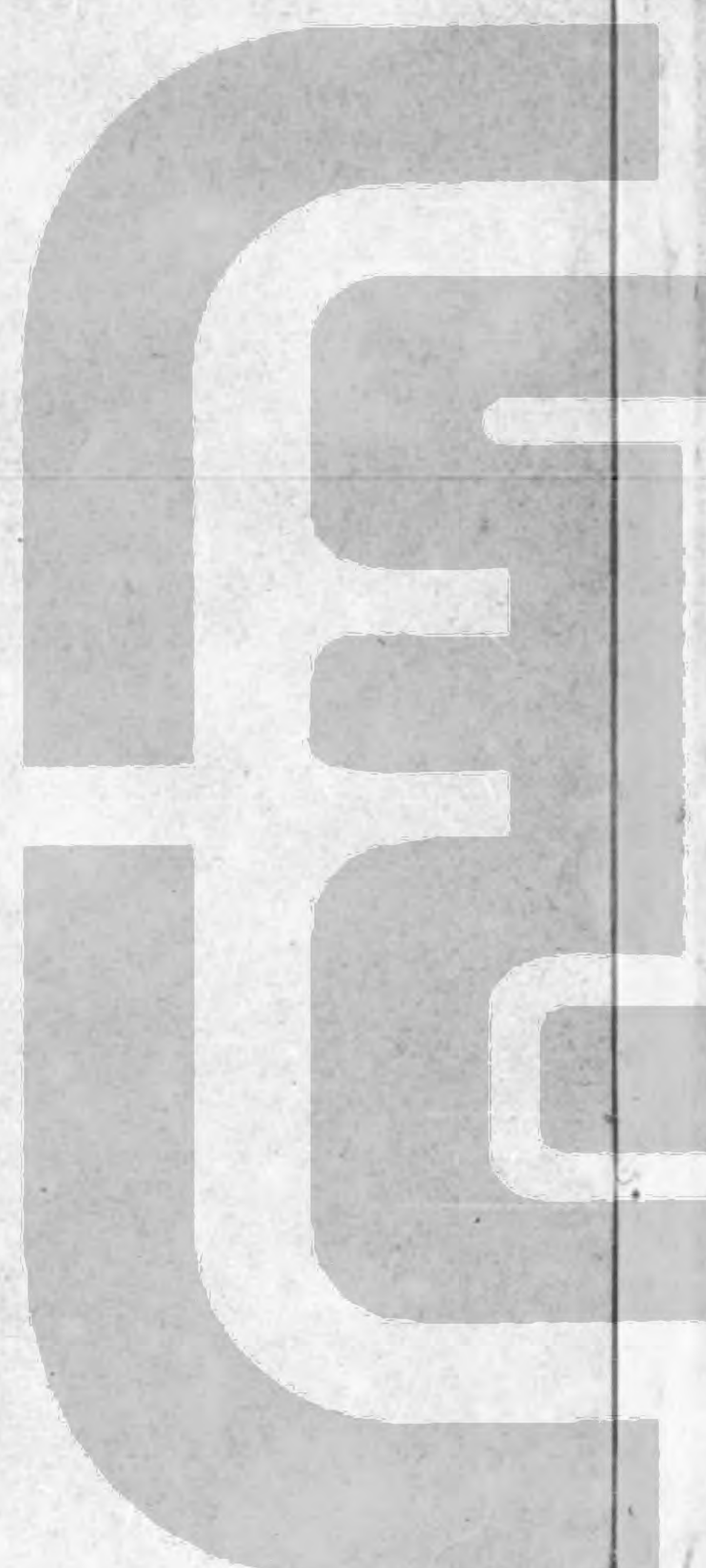
帝里賢令羊城仙

帝里賢令羊城仙

帝里賢令羊城仙

帝里賢令羊城仙

帝里賢令羊城仙





書